

諮商專業課程全英文授課的實踐與挑戰

謝淑敏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專任副教授

一、前言

外籍生人數及全英語教學（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 EMI）授課量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指標（周宛青，2018）。而提供大學生沉浸式全英語學習環境的 EMI，不僅能打破在地文化的固有觀點，也能增加學生的國際移動力，成為國際生態圈的一份子。

在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過程，為提供有效的 EMI 課程教學方法，筆者所任教的學校，於 108 學年度暑期選送 20 位教師，到美國西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CSD) 參加為期三周的英文教學進修，作為校內推動全英語教學的種子教師，回國後必須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中開設 4-6 門全英文課程，並明列於合約中。此外本校也制定獎勵教師全英文授課的辦法，期望透過 EMI 課程，擴大招收外籍生來臺，同時也增加本地生國際化的能力。本文以筆者任教的大學為例，說明本校在推動全英文授課的作法、挑戰與因應。

二、英文教學進修的學習內涵與收穫

筆者參與 UCSD 三週的全英語授課師資培訓課程中，主要內容包括境外語言中心的正式英語課程、UCSD 校園參觀導覽與專題演講、南加州文化采風之旅等，透過正式與非正式課程，體驗沉浸式全英語學習的環境。

正式的英語課程豐富多元，包括數位學習課程在電腦教室學習科技如何運用於教學設計和評量；美國的歷史與文化課程介紹美國的歷史、文化、時事與大學學制；在英文課程設計與演練中，學習如何進行結構化的教學設計，並在課堂上介紹在自己的教學計畫，包括引起動機、發展活動、總結與評量活動等三大部分；在英文演說與即席演講部分，仿照 TED 的演講模式，根據制式的規格撰寫講稿，經老師修正後，除了熟記文稿內容，還要搭配豐富的肢體語言和聲調等，在課堂上進行即席演講，從中學習英文講稿撰寫的格式及英語口語表達藝術。此外境外語言中心也安排了一系列的英語教學課程教學現場觀摩的機會，讓我們看到全英語上課的情形，比較可惜的是侷限在英語科目的教與學，參與此次受訓的學員來自不同學院，因為暑期很難安排大學部的見習課程，沒能有機會見識到不同學科領域專業課程的英語運用在大學專業課程的教學，算是美中不足之處。

整體而言，三週多元又紮實的全英語授課研習課程，幫助本校被選送到 UCSD 參加訓練的教師們了解課程設計與教學評量的多種形式，這對於擁有教育

背景的教育學院受訓教師並不陌生，但其他來自科技學院、管理學院、人文學院的老師們卻有些納悶，在專業科目必修課程中，過去傳統以教師為中心的講述式課程內容，在有限的授課時間內都已經很難完成進度了，為什麼還要以學生為中心，花額外的時間進行引起動機、討論或其他多元評量活動，也由此突顯出不同學科特性，在使用 EMI 進行課程講述時，在課程設計上的挑戰與限制。

三、全英文教學的實踐經驗、挑戰與因應

依據《2030 雙語國家發展藍圖》中，屬於高等教育的「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BEST）」其官方文件定義 EMI 為全英語授課，只在計畫書的末端備註教師應確保至少 70%班級溝通是以英文進行（鄭勝耀、王素青，2022），若持 Walkinshaw（2017）等人與嚴愛群（2022）的建議，對於英文使用比例多點因地制宜的特性，推展 EMI 課程將更為順利。

為推動全英語授課，本校於 108 學年度暑期參與全英語授課訓練的專任教師，回到學校後，首先組成教師專業社群，並有超過半數的老師在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專業科目 EMI 課程，社群老師們透過一學期至少三次的教師專業社群會議，分享彼此的 EMI 課程規劃、授課經驗、挑戰與因應，成為彼此的後盾。

在推動全英文教學課程中，修課學生的英文聽說基礎與英文學習焦慮是影響學習成效的重要關鍵，本校無論是外籍生或本地生，英文程度的良窳仍是影響 EMI 課程學習成效的關鍵。陳雅齡、廖柏森（2012）探討輔助全英語教學的作法，包括口語及非口語溝通翻譯，運用符號學溝通模式等，克服外語的學習焦慮。此外也建議可依據 Jakobson（1959）的界定，使用語內翻譯（改變說法）、語際翻譯（筆譯加上口譯）、符際翻譯（非語言符號與語言符號之間的意義轉換）等，輔助 EMI 課程與教學。本校在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全英文授課的教師們，遇到的問題包括外籍生與研究生的英文程度不夠好，需要更多筆譯或口譯的協助，有些班級另外安排課程助教，可協助學習有困難的外籍生。在研究所層級論文寫作或專題探討等專業科目的修課人數通常低於十人，這個時候善用坊間翻譯工具，使用英文版本的研究法教科書和練習作業，提供全英文授課的課程助教等，都是克服學習障礙的可行方法。

另外，姚泳文（2020）認為，並非所有的大學課程都適用 EMI 教學，其中人文社會學科十分適合 EMI 教學規劃，可協助學生打破在地文化的觀點，認知到在地文化對某些概念的認知，可能受到文化價值觀、刻板印象或偏見的影響。科學、工程及其他學科則較不適合使用 EMI 教學，因為剛進入大學的理工科學生，主修科目的專業知識不足，運用全英文書籍授課，學生除了不易理解專業科目授課內容外，也無法增進英文能力。

然而本校科院老師卻有不同的經驗。科技學院的大一、大二必修課程，都是基礎的普通物理，普通化學等科目，學生除了在中學已經學過部分內容外，坊間也有很多的補充教材可供自學。教師的全英語授課經驗中，針對本籍生大一必修課程，大班教學通常選用專業原文教科書，書商同步提供製作精美的外文投影片作為學習教材，備課部分相對容易。困難的部分在於全英語授課過程中，學生的英文和學科專業能力不同，在內容的消化和吸收速度上有所差異，使得要上完過去原本一學期 18 周課程的章節內容有其困難，進度會受到影響。然而本校教師在受訓後具備相當程度的英語教學能力，使用英語教科書、英文投影片與全英文講解的過程中，幫助學生用轉換過的簡單英文理解專業的英文教材內容，可以幫助學生記憶英文專有名詞、關鍵字和重要概念。一方面縮短了過去上課需要把英文教材念一遍，翻成中文再講解一遍所需的時間，也避免了概念轉換間容易產生迷思概念的問題，反而有更多時間專注在「專業知識」的吸收上。

姚泳文（2020）也指出，要落實 EMI 教學並達成目標，必須選擇合適的課程，並確保教師有足夠的工具和支援，能設計多元化的教學方式。周宛青（2018）提出的方法有：案例教學和非語言溝通技巧，另外在教學過程中需要清楚溝通，引導思考。筆者建立在參與全英文授課教師專業社群，觀摩他們在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授課經驗的基礎上，利用寒假期間開始進行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全英語教學課程規劃，以下即針對筆者在輔導專業科目的全英語授課實踐經驗加以說明。

（一）選擇合適課程並投入額外時間提早準備

在選擇合適課程部分，研究者於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兩門諮商專業領域課程，分別為諮商實務及團體輔導，都是認證中學輔導活動專長師資生必須修習的教育專門課程。原因之一為學生有較強的學習動機、修課人數少且同學彼此熟悉、易於進行分組合作學習，也比較容易溝通及聚焦課程目標。此外修課學生為大三以上師資生，之前已有輔導專業知能的先備基礎，是比較合適的修課對象。原因之二為運用原文書進行輔導專業科目授課，本來就是大學諮商心理相關系所教師常採用的策略之一，學習國外盛行的諮商心理專業知識，透過閱讀第一手英文文獻資料，有時比使用生澀難懂的中文翻譯書籍更容易理解，是比較適合的學習科目。此外這兩門課程剛好都有內容詳實豐富的英文教科書，筆者對於原文書的內容也相當熟悉，書中除了提供基本概念的介紹，也有豐富的實作練習，有比較適合的學習教材。在既有現成教科書的基礎下，所需要的準備工作是缺少英文投影片，輔以簡單的語際翻譯協助，要做到在課堂上清楚溝通，引導思考相對容易。

(二) 進行多元化教學設計以促進學習成效

為了達到進行多元化教學的目標，在兩門 EMI 課程設計中，筆者也思考運用其他工具或資源的可能性。利用開學前的寒假花時間自製英文投影片標記課程重點、選擇網路上英文諮商技巧示範及角色扮演動畫作為案例輔助教材、此外也挑選合適的章節內容，製作英文諮商技巧對話練習作業，作為開課前的準備。一方面能減低自己開設 EMI 課程的焦慮，也期待透過多元的管道，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效。此一作法與周宛青（2018）建議教師對於難懂的單元輔以練習題或中文解說，可提升學習成效的建議有異曲同工之妙。

(三) 採用具體的學習任務與成果發表作為評量

為達成教學目標，EMI 課程也需要規劃明確的學習評量，作為期末成績考核的依據。上述兩門課程，評分標準除了課堂參與、隨堂作業及專題報告外，為了強化學生的諮商專業能力，也包括諮商技術實作演練、團體帶領技巧的檢核等學習成果的發表。

為了避免在課堂上進行即席演練的緊張，諮商技巧實作演練成果發表，以兩位同學一組，按照事先指定的英文情境，進行個案與諮商師的對話練習。修課學生利用課後時間撰寫英文諮商對話腳本，進行五分鐘左右的諮商對話錄影，再到課堂上播放，介紹他們所使用的技術。而團體輔導課程的專題報告，除了以學生為中心，選定感興趣的特定團體諮商學派進行英文簡報外，還包括以特定對象進行團體輔導方案設計，方案計劃書內容包括：課程簡介、方案目標、具體目標、教學材料、引起動機活動、發展活動、總結活動等內容，並於課堂上利用時間進行模擬團體輔導方案的演練。

(四) 實作課程的特性與限制

為了協助學生能順利完成英文諮商對話作業，團體輔導方案及英文簡報，開學時先預告，並讓學生選定個別感興趣的主題，提供參考範本，輔以數位學習工具或翻譯軟體，學生的作業完成度與品質俱佳，但實施兩輪下來，仍有一些挑戰與限制。比較大的挑戰與焦慮來自兩方面，對於比較年長的修課學生，先前的英文基礎不佳，必須用英文進行報告時，難免會有擔心英文口說能力不好的焦慮，一回生，兩回熟，等到第二次再修習另一門全英語課程時，這位學生已有心理準備，並透過英文對話影片的介紹，同儕合作學習分擔學習任務等方式，克服了全英語學習的焦慮。此外，使用英文真人版團體輔導技巧演練影片，示範複雜的團體動力與團體領導技巧，很考驗學生英文聽力和對諮商輔導理念與技巧的理解能力，對話內容太長的影片，及缺少重點提示的情況下，學生較難掌握學習重點，

這時教師就必須採用部分中文加以說明。諮商技術考驗的是臨場反應，在評量技巧正確與否，團體帶領的風格及團體動力的同時，如果還需要兼顧英文的使用，將更增加個別諮商晤談以及團體帶領的難度，所以在課堂上只能透過課後作業、模擬練習、課堂討論與檢核等方式，確定學生對學科內容的掌握與成效。

在課堂進行過程，筆者也進行滾動式的修正，例如使用教學媒材，穿插簡單的英文會話來進行課堂即席練習。在認知治療學派的諮商技巧演練中，筆者曾製作英文版焦慮階層情境圖卡，透過卡片媒材練習個案面對數學考試焦慮，十種不同情境下的情緒感受與肌肉放鬆訓練，體驗系統減敏感法的精神。或是利用情緒卡，透過簡單的情緒字彙，探討情境、想法和感受之間的關聯，透過實際的示範，也獲得不錯的成效。

四、結語

在高等教育中，依據科目屬性，對過程或結果的重視，對於有效教學的看法不一，蘇建洲與湯堯（2010）建議，大學教師在專業，通識與語文課程中，應適當運用「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設計，數理課程則應運用「以教師為中心」的設計。筆者選擇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經過兩輪的課程實踐，讓諮商輔導專業 EMI 課程從無到有，從有到好，過程中如何顧及教學情境的需求，運用適當的教學技巧，讓 EMI 課程能達到如同中文課程班的教學成效，不會犧牲專業度及學生的學習成效，是仍須努力追求的目標。謝尚賢（2007）年對於 EMI 課程提出三點建議：(1)教材準備：精準詳細的英文教材；(2)課程設計：具體影像、圖片或實物操作，輔助語言描述；(3)時間投入：要有額外投入增加三成準備與課後輔導的心理建設，這些都與筆者三年中開設四門全英文課程的心得寫照相互呼應。

另外謝尚賢等（2007）的報告中也指出，「以英語授課，間或輔以中文說明」的課堂討論策略，對於以本籍生為對象的 EMI 課程是適用的，但面對有眾多外籍生的 EMI 課程，其有效性則有待商榷。上述學者的經驗和建議，和暨大教師們在落實 EMI 課程的經驗，有異曲同工之妙，不同之處在於，暨大老師們透過教師專業社群，讓老師們更有勇氣嘗試新的可能，也在面對挫折與挑戰的過程中，思考另類教學與評量的可能性。

就像 UCSD 校園內有名的公共藝術 *Fallen Star*，每一個來到 UCSD 的學生都是天上掉下來的星星，未來將會發光發熱。來自東半球的暨大團隊，經過一個暑假的洗禮，凝聚對國際化與教學創新的共識，也用熱情翻轉暨大的未來，並在三年過後的此時，完成了協助學校開設全英語課程的承諾。藉此文拋磚引玉，也期許這個經驗能提供國內有志於落實大學全英語授課的教育工作者參考，透過在高等教育的深耕，共同提升臺灣學生的國際移動力與競爭力。

參考文獻

- 周宛青(2018)。高等教育全英語課堂教學個案研究。《教學實踐與創新》，1(1)，155-191。
- 陳雅齡、廖柏森(2012)。以溝通式翻譯輔助大學全英語教學之探討。《輔仁外語學報》，9，45-65。
- 鄭勝耀、王素菁(2030)。雙語政策下高等教育推動全英文授課的幾項反思。《臺灣教育研究期刊》，3(4)，327-344。
- 謝尚賢、康仕仲、李偉竹、張國儀、陳仁欽(2007)。工程學科以英語授課之教學策略及有效性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發展中心提升教學品質計畫。取自 http://ctld.ntu.edu.tw/rp/report/96_01.pdf
- 蘇建洲、湯堯(2010)。大學課程與教學設計對學生學業能力發展影響之探究。《教育資料與研究》，95，127-148。
- 嚴愛群(2022)。Translanguaging as a Pedagogic Alternative in Taiwanese University Contexts。全英語授課線上論壇，逢甲大學。
- Jakobson, R. (1959).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R. A. Brower (Ed.), *On translation* (pp. 232-23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lkinshaw, I., Fenton-Smith, B. & Humphreys, P. (2017). EMI Issues and Challenges in Asia-Pacific Higher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In B. Fenton-Smith, P. Humphreys, & I. Walkinshaw (Eds.), *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Pacific, From Policy to Pedagogy*, (pp. 1-18).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